

让哲学换副面孔

——记艾思奇和《大众哲学》

张雪飞

在位于腾冲市和顺镇水碓村的艾思奇故居的小院里，院正中矗立着一尊铜像。铜像身着中山装，以身后的蓝天白云作为背景，头微仰，深邃的目光直视前方，左腿稍稍向前迈出，右手持一卷书，似乎正在行进中思考着什么高深的哲学命题。

这尊铜像，生动传神地刻画了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殚精竭虑的艾思奇的一生。

我是在一个天气晴好的上午来到艾思奇故居的。这里是艾思奇的出生之地，他坎坷曲折却又影响深远的一生就是从这里起步的。故居总体为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四合院，由客室、居室、书房和天井等组成，既有西式小阳台配上圆顶窗，又有中式石砌圆形拱门，构思精巧，古朴秀雅，为民国初期典型的地方民居。1980年，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女士及亲属将故居捐献给家乡，1983年辟为故居纪念馆，1998年，王丹一又捐献130件艾思奇遗物。现在，这里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

艾思奇铜像前的花圃里，生长着一种不知名的植物，满天星似的开满了粉红色的小花。无数的小蜜蜂在花丛中不停地起起落落，嗡嗡嚶嚶之声充斥耳鼓。我倏地想到，艾思奇之所以在理论上有那么大的建树，也正像这些辛勤采花蜜的小蜜蜂一样，是长期在理论战线耕耘不止的结果吧？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3月生。他在父兄影响下自幼受到文化和哲学熏陶，曾两度赴日本留学。1948年10月起到马列学院（后改名为中央高级党校）工作，先后担任哲学教研室教员、教研室主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务。1955年6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66年3月因病去世。

艾思奇是让哲学大众化的名家大师，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主编的《辩证唯物论第一历史唯物论》是新中国成立后大众哲人、延安洗礼、一代宗师”6个部分，通过大量照片、



艾思奇和其他实物资料，介绍了艾思奇的生平事迹。

艾思奇成长于一个具有爱国情怀和民主思想的名门世家。艾思奇父亲李日垓，文才过人，学养深厚，被国学大师章太炎称为“天南一支笔”。主要著作有《汗漫录》《天地一庵诗抄》《护国战争史》《滇缅边界略说》等。李日垓反对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对青少年时期的艾思奇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日垓喜欢研究中国先秦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并进行深入比较思考，他教导子女：“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欲究事物之至理，宜读一些哲学书为要。”在父亲的指导下，少年艾思奇读了《老子》《庄子》《墨子》等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著作，通读了《资治通鉴》等历史著作。

艾思奇中学时期就投身进步学生运动，接触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留学日本期间，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奠定了他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基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愤然回国，投身革命。他清醒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造社会制度，首要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重新燃起对前途和命运的希望。

在上海，艾思奇写了大量论著，用最普通、最生动的事例，把哲学介绍给当时的劳苦大众和广大学生。从1934年11月起，艾思奇在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上连载24篇哲学文章。1935年，他将这些文章结集为《哲学讲话》出版。此书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哲学讲话》出至第4版时，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1936年出第4版时，便改名为《大众哲

学》，成为畅销书。至1949年，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共出了32版，加上各地出版社出版的共有五十多版。

三

艾思奇纪念馆展出了艾思奇的大量手稿。这些手稿，因为年代久远，有的纸张已经发黄，还有的纸张已经断裂，但上面留下的都是一样的蝇头小楷，字体娟秀，不难想象艾思奇写作时是何等的投入和认真！但更吸引我的，是纪念馆展出的不同时期出版发行的14个版本的《大众哲学》。我在它们面前久久驻足，细细欣赏。

2024年4月，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昆明举办时，我曾在设于海埂会堂前的流动书摊上，购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修订本）》《哲学与生活》等著作。打开《大众哲学（修订本）》，首先李公朴作的序言，就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哲学就在人的生活中，每人都有他自己的哲学，本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因为多数的哲学家都是用高深的词句来谈哲理，所以使一般人反糊涂起来，以为哲学太艰深难解了，没有办法可以和他接近。”“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

在一些做学问的人看来，追求学术研究的精确性和通俗性往往会造成一种矛盾，为了精确性而可能牺牲了可读性。哲学著作如何做到以清晰明快的方式表达深邃的学理，又不因表述通俗而曲解哲学理论？这一问题深深地吸引着我快速阅读《大众哲学（修订本）》。读完全书，我发现艾思奇的写作方式的确很高明。

在《大众哲学》中，艾思奇用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通俗易懂地阐述深奥的哲学道理，撩开了哲学的神秘面纱，使看似晦涩艰深的哲学换了一副面孔。在“绪论”中，他开宗明义：“哲学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哲学的踪迹。”“千万人在生活中和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思想里面，到处包含着哲学思想的根苗。”

艾思奇在书中形象地以“两军对战”来剖析唯心论和唯物论两大阵营的争论；以“卓别麟（林）和希特勒的分别”来阐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以“追论雷峰塔的倒塌”来阐释质和量互相转变的规律；以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分析现象和本质的关系；以“谈虎色变”来解释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以“猫是

为吃老鼠而生的”来阐述目的性、可能性与现实性……

《大众哲学》巧妙地用历史典故和具体事例来讲解哲学原理，实现了哲学道理和日常生活叙事的有机融合，开中国学者以通俗笔调写哲学入门读物之先河，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多少热血男儿，怀揣《大众哲学》奔赴抗日前线。许多进步青年深受《大众哲学》影响，胸怀革命理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四

依依不舍地从艾思奇纪念馆出来，站在门口那片竹林下，我打量着四周。这里青山环绕，绿树掩映，颇有江南风情，而门口那竹子每株都有碗口粗，青翠的竹枝在风中摇曳，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阳光下，蝉在竹林中扯开喉咙嘶鸣。纪念馆不远处有一方龙潭，水清得发蓝，可以看到鱼儿在水中游弋。龙潭边有一棵大榕树，树身半倾向水面，巨大的树冠就像一把巨伞，遮出一片阴凉。最奇的是在树的腰部生长着一丛丛兰花，这些兰花不但青翠可人，还开出了一串串艳丽的花，让人啧啧称奇。

我还看见，纪念馆的旁边，立起了一堵墙，墙上镶嵌着“思想的箴言”几个大字，周围环绕着诸多小字，原来是把《大众哲学》中一些精辟的论述摘抄出来，展示在这里。试抄录一段：“没有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平常所说的‘没有了’或‘消灭了’，都包含着‘转变’的意思，没有绝对的消灭；事物之所以能够转变，是由于它自己内部的矛盾；事物的反面在一定情形下变为正面，就发生性质的转变，这叫做‘向对立面转化’，也叫做‘否定’。”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时代问题是思想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多年前，艾思奇用清新通俗的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阐释哲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通俗化、大众化方面开创出一条新路；今天，同样需要大批像艾思奇那样能够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人才，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思想基础。

《易经·系辞》有言：“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玄奥晦涩，而在于大道至简。哲学根植生活，理论面向实际和人民，力求大道至简、深入浅出，正是“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治学为文的精髓所在。

在云泥间写诗

——读胡兴尚新诗集《云泥》

徐正伟

在灿烂的云南诗歌版图上，诗人胡兴尚带着一种必然的偶然性——作为一位年轻的文学期刊编辑，他既置身于文学现场的中心，又秉持着一个写作者审慎观察的距离。这种双重身份赋予他的诗歌独特的呈现纹理：既有对语言本身敏锐的文学自觉意识，又有对生存经验的深刻勘探。细读其新诗集《云泥》，发现他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始终在建造自身诗学体系的诗人。他的写作既承接了中国古典诗学的精神血脉，又以现代意识重塑自身诗歌的语言伦理和美学维度。

诗人的大部分作品呈现出显著的生活地理特征，但不是简单的地域写作，而是通过“江边”“山洞”“稻丛”“断墙”等意象群，构建起一套属于他自己完整的生活环境象征系统。《雾里行》中“沿着悬崖之边轻轻一提/浓雾的布袋里，将装满/河流，村庄，枯树枝”展现了他处理自然意象的独特方式具象而又超验。这种处理方式令人想起特朗斯特罗姆的意象转换技巧，但诗人赋予了它东方式的浪漫色彩。在他的诗歌地理中，自然不仅是观察（生存）背景或对象，更是情感和思想的载体与精神的隐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微小事物的关注度与提升力。在《蒲公英忍着苦》中，他写道：“它四处飘摇的降落伞/一打开，便口吐黄连/替我们忍着说不出的隐忧”。这种将卑微植物提升至生命存在状态的书写，延续了里尔克“事物诗”的传统，但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文化“格物致知”的精神影子。诗人选择蒲公英这一微小意象，来表达了当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和难以言说的精神隐痛。类似的还有《亲爱的木耳》中“黑色的，群居的孤独”的表达，通过对木耳生命形态的观察，折射出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群像。

诗人的意象大多具有强烈的生命质感。他擅长通过身体感知来转化抽象概念，《江边》中“江水现出身体中的狮子/一口吞掉峡谷”将自然力量具身化；《风暴》中“撕一块肉，剥一根骨/总有一丝刺痛连着重泥土”则赋予情感体验以血肉之躯。这种肉身诗学不是简单的拼合嫁接，而是诗人试图在物质与精神、具象与抽象之间建立新的连接通道。当代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或许可以为此提供异质讨论注脚，但诗人显然仅是从汉语本身的特性和自身诗歌语境出发，编织出了属于他自己独特的感知方式。

在《虎面》一诗中，这种物质性达到了新的高度：“墙上的犁，嵌入门檐的铁钉/插进墙壁里的刀具/把锈蚀的一面转向暗处”。这些日常物象在诗人内在诗歌意志的调和和调配下，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光晕，这种对物质世界微距观察的虔敬态度，使他的诗歌具有了坚实粗砺的质地和可触及的内在颗粒感，同时又闪烁着隐约的精神光芒。

诗人对时间的处理同样值得关注。《已是秋》开篇即宣告：“凉只是表征/热和衰朽才是本质”，这种直面时间本质的对话，使他的诗歌获得了揭去表象遮蔽的哲学深度。而《驶往新区的地铁上》则展现了现代性时间体验：“时间见证

着速度和衰亡/四十分钟的行程/一半在地下，一半在空中”。诗人敏锐地捕捉到现代人生存的时间悖论——在加速中停滞，在连接中隔离。这种时间意识无疑是极具现代主义的，是新鲜的当下性的时间。但他的表达却不流俗，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特征。

在语言执行策略上，诗人通过想象力和个人崇高感发展出一种充满飞翔的修辞指令。《白云置于山洞》中“替流水筑坛/替落羽指路，替飞鱼洗骨头”这样排比的句法，通过不可能的使命表达了诗人对语言超越性的渴望。而在《酒后浇文中》，酒成了“通往绿雾/生态的高速”，这种表达打破了常规逻辑，创造了他自己的新的感知通道。

胡兴尚的诗歌写作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具个人辨识度的个性化美学思考呈现。他既避免了80后诗歌中常见的过度自恋或语言文字游戏，又超越了传统抒情诗排比的“诗言志”的窠臼。在《小院》中，“老人翻炒的青菜中/有爆开的虫子和玉米花絮”。这种将切口很小的日常当下与消遣的个人记忆和乡野花絮并置对比的手法，使他的诗歌既接地气，又有个体精神对时间把握呈现。

另外，诗人对节奏和结构的掌控相当成熟。《梨花白》中反复句式的运用，既保持了传统诗歌的韵律美，又注入了现代诗语的复杂意识；“梨花白时，白过冬天的伤口”，这样的开头立即在读者心里建立起强烈的抒情场域。而《大寒夜》的简洁结构，则显示出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精髓的吸收和转化。

当然，诗人的诗歌写作似乎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部分诗作中，意象的密度有时过于饱和，对读者的阅读呼吸节奏形成一定的影响；某些隐喻的私人性能造成阅读障碍；对苦难和黑暗的偏爱有时会对诗歌的光亮形成一种压抑的气氛。但这些或许正是他诗歌独特性不可或缺的品质组成部分。

《云泥》展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诗歌取向：既扎根于热切生活和汉语本身的音乐性以及触手可及的意象传统，又融入了现代诗歌的复杂意识和批判精神；既保持了对微小事物的敏感，又致力于以诗歌探索生命存在的根本问题。他的写作似乎表明了诗歌在当下社会依然不可或缺的价值——不是作为生活装饰或逃避避世的桃花源，而是作为一种认识的诗意在，也是诗人胡兴尚带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诗歌礼物。

在当下，诗人坚持通过词语的回炉冶炼，将日常经验转化为精神的微光，他的诗歌仿佛《极夜之光》中那只萤火虫，“一把把掏出身体中的反光”，尽管“只是借用了明亮/却拥有比明亮更深的掩埋”。这种创造光明的努力，重新通过挖掘词语塑造存在的信念，正是诗歌永恒的价值所在，也是诗人胡兴尚带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诗歌礼物。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ynwypj@126.com

一曲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颂歌

——评云南师范大学舞台音乐剧《彩云南现》

王红彬

三迤大地，风起云涌。群峰耸峙，云蒸霞蔚。当天籁之音从云雾深处缓缓飘来，你想到的绝不仅仅是“白云生远岫，山色有无中”的唐诗宋词。近期，云南师范大学师生们就以舞台音乐剧《彩云南现》，为2026年新春音乐会拉开了一幅兼具青春活力与民族底蕴的壮阔帷幕。

磅礴大气象 序歌登场

正当观众揣测演出如何起笔，舞台已骤然升起。国产大飞机C919的巨幅背景下，6名身着制服的空乘专业学子化身“彩云号专机”乘务员，以铿锵有力的现代舞迎客。舞步间迸发的青春朝气，瞬间将观众带入这场跨越云南山水的视听之旅。云南多民族的文化密码就此悄然解锁。以现代舞破题的开场，既制造了热烈氛围，更以创新形式叩响了民族文化与青春风采交融的序曲。

神秘边境地，巍巍滇南山。蓝天之下，阳光灿烂，比阳光更灿烂，是一个女孩的笑脸。当我们看到一个个身着簇新的民族服装，笑意满满的女孩朝我们款款走来，这就是第一首山歌《布朗山情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的，这就是那个云雾缭绕，云雾漫山，山高水远，村寨旁边都种着古茶树的布朗山。这里不止有鸟语花香，有溪水潺潺，还有勤劳善良的人民，有美丽勤劳的姑娘，当然，也有缠绵悱恻的深情。

紧随其后，布依族的男声独唱与女声二重唱相映成趣，《布依人家》以悠扬婉转演绎“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的诗意；彝族群舞《采花行》则将哀牢山的烂漫山花与青年男女的踏春之乐搬上舞台，活力扑面而来。开篇的歌舞组合气势磅礴、构思精巧，既显表演深度，又吊足观众胃口，为整场演出奠定了高水准基调。

山野有音乐 民歌不断

在大山深处悠然而起的云海

以喷薄而出的朝霞为背景，大幕拉开，自有一种“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之意境。《哈尼宝贝》歌声传来，醉了村寨的蘑菇房，醉了闺房中的小女孩。一群青年男女唱着山歌喝着酒，乐曲欢快活泼，旋律优美动听，诠释着新一代哈尼族青年的风貌和不一样的追求。

言为心声，歌为心咏。在编导精选编排下，入选这出音乐舞台剧的歌曲，表现出三迤大地上的生产和生活。其中既有历史文化，也有民族风情，还有现实情结。最颇族的《情歌》书写了一对男女青年炽烈的情感；“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傈僳族的《傈僳同心歌》反映了团结与奋进；德昂族的《德昂族过好生活》传达出勤劳善良、追求幸福生活的图景……相对而言，酒歌的内容要多一些，这与云南同胞能歌善舞，又热情好客的生活习惯有关。通过这些歌曲我们发现，云南人民善于用歌声传情达意，尤其善于用歌声诉说内心的情感。

晚会的看点在于，既有音乐又有剧。从他们的演唱中，我“看”到了云南的大物博；从伴舞者大开大合的舞姿中，我“听”到了一颗颗青春之心的律动。

歌声与舞蹈交织，声色与光影碰撞。从悠扬的唱腔中，我“看”到云南的大物博；从曼妙舞步中，你能“听”到青春心灵的律动。这场演出恰似一幅云南多民族生活的宏大画卷，既展现了各民族不畏艰难、创造历史的坚韧，也诉说着新一代边疆青年奋发图强、积极进取的担当，更清晰传递出在党的引领下，各族同胞携手开拓、共创幸福生活的深厚情怀——他们正如石榴籽般紧紧相拥，凝聚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合力开新境 命运之歌

这出舞台剧的开场节目，是一曲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现代舞蹈，表现云南民族的生产生活。音乐剧的最后，再次与这个开头照应。

最后一个节目是反映独龙族巨大发展变化的《独龙千年》。这个节目很有代表性。独龙族是云南的独有民族，同时又是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独龙族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如今，在党和政府关心下，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迈入乡村振兴的快车道，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巨变。《独龙千年》以说唱的艺术形式，叙述了这一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伟大盛景。独龙族取得了这一了不起的成就，也有民族意识，他们一齐举杯同庆共欢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谈及举办新春音乐会的目的，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刘连杰表示：“这是我们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通过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创新表达，不断引导师生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让民族团结的根在大家心里扎得更深。”

耳畔仿佛回响着怒江的奔腾咆哮，见证着历史的曲折沉浮；眼前恰似浮现出燃油机器的轰鸣前行，映照出时代的铿锵步伐。“彩云号”继续翱翔，纳西族、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的风情画卷徐徐展开。晚会既有高度，又有角度，编导别出心裁，很有创意。排这出节目，花了90天，整场演出将学生的专业实践与民族文化遗产深度融合，总导演陈蔚教授介绍：“为了让每一个节目都精准还原民族文化本真，在前期排练过程中组织学生学云南少数民族生活，更清晰传递出在党的引领下，各族同胞携手开拓、共创幸福生活的深厚情怀——他们正如石榴籽般紧紧相拥，凝聚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浩歌升起彩，婉转开新篇。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舞台上，云南师范大学的学子们以歌声与舞蹈为双翼，搭载着“彩云号”专机，带领观众飞向明媚春光。这首颂歌，不仅唱响了各民族团结奋进的时代强音，更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为新春献上最动人的祝福。

寻访岩泉

邓平辉

乙巳年秋，我和几位友人相约寻访岩泉寺。踏入山门，首先迎接我们的便是那长长的石阶。循石阶上行，可见一块刻有“岩泉”字样的匾额。山坊匾额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进了门，又是长长的石阶。石阶尽头，一株参天古树静默伫立，它那斑驳的树干粗大无比，需三人才能合抱，展开的树冠如华盖般遮天蔽日，这便是这一方幽境的千年黄连木，这棵古木为元代之初所植。

转过影壁，是一个院子，“钱穆著书纪念馆”的石碑立在一侧，这里便是国学大师钱穆寓居于此撰写《国史大纲》的地方。而这里的记忆，留下印记的远不止钱穆先生一人。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汤用彤、贺麟、张其昀、姚从吾、浦江清、朱自清等也曾来访居住过，留下了许多诗文佳话。钱穆先生的侄子钱伟长的新婚蜜月，就是在此度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伟长曾三访故地，在山崖左侧题写了“岩泉聚清，宜结良缘”的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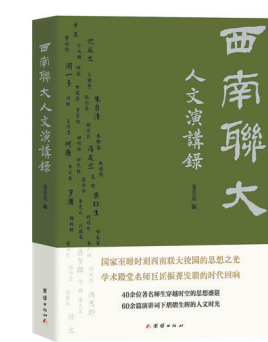
沿着石阶小径前行，不远处便是著名的“岩泉漱玉”景观，是宜良古八景之一。《宜良县志》描绘其“水流潺潺，激激于石，其声琤琮如环佩”。

摩崖石刻最醒目的当数唐代草圣张旭的“飞霞流云”草书，字高达1.5米，差不多和成人等高，其字势灵动飘逸，大有飞霞流云之势。此外还有韩退之的“飞鱼跃”，陈达的“云闲”等二十余方石刻，构成宜良县境内规模最大，也是唯一的摩崖石刻群，打下了宜良深厚的文化烙印。

历六百余年的历史，此地虽然几经兴废，又几度劫后余生，历经沧桑海变，依然庄严肃穆，巍然屹立在城西的伏狮山。现在的这里也是AAA级旅游景区之一，其中有过繁华与落寞，有过喧嚣与冷清。但其中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脉络始终镌刻在古老的石墙上，镌刻在盘曲的山道和淙淙流水声里，无声积淀，永不停息。

不知不觉，已是正午，我们跟随人群去品尝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免费提供的斋饭。这里已然排起了长队，依次领取素食……离开时，我再次驻足那棵千年黄连木下，透过神侧看高天流云，午后的太阳为古树镀上一层金边，整棵古树熠熠生辉。

《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出版发行



龙光美编《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近期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收录了采编于抗战书刊上的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闻一多、朱自清、汤用彤、冯友兰、郑天挺、曾昭抡、沈

《日食观测》出版发行



冯娜诗集《日食观测》，近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日食观测》是诗人冯娜近年诗歌创作的集结呈现，收录于李少君主编的“新青年诗人文库”系列。诗集分为4辑，“博物馆之旅”“日食观测”“光辉”“诗歌献给谁人”，呈现了诗人对历史、自然、

从文、卞之琳等40位西南联大知名学者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至复员初，在联大及北大、清华、昆明院校园内的60余次人文演讲文稿，是本书编者继《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史料汇编）和《靛花巷三记：西南联大书信录》（书信掌故）之后的又一部研究西南联大文化历史的力作。全书中的不少讲稿系西南联大结束后首次披露。这些演讲以强烈的教育救国使命和深刻的思想力量，从抗战救亡、教育思想、科学精神、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如实、多维地彰显了这所战时大学的广大师生在深厚办学底蕴影响下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国家至暗时刻西南联大校园的思想之光，更是学术殿堂名师巨匠振聋发聩的时代回响。

黄立康

冯娜，1985年出生于云南丽江，白族。诗人、一级作家，暨南大学教授。著有《无数灯火选中的夜》《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是什么让海水更蓝》等诗文集，译著十余部。作品被译为多国文字传播海外。曾参加第二十九届青春诗会、首届国际青春诗会、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茅盾文学新人奖提名奖、华文青年诗人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奖项。

黄立康